尤菴集 十六

書

尤菴先生文集卷四十八

書

與金久之 癸亥正月

三陽回泰萬象迎熙伏惟此時並納嘉休與 國咸宜區區贊詠蓋不能喻茲者椹隸來承拜下狀備悉示諭其中請急一欵不勝憮然之至執事尚是當局之人故猶不知危急之至此也自傍觀者言之則雖如周公之坐而待朝畢公之克勤小物猶懼不克況敢有丐閑自便之意乎竊謂此事他時則猶可而此時則不可也如此漢者本是深山麋鹿之羣徘徊近坼不忍遽去者爲底事哉絲毫罔効則只有與國偕

亡而已鎭定之教豈是善戲耶陷於一偏而推波助瀾是懼遑暇念及於他哉紙地之圖良以爲幸此不關經用故前書敢及之耳

又 癸亥正月

昨蒙書問縷縷誨諭滿盈尺紙感戢之餘還增赧怍時烈此來不過欲乞殘骸永安田里終免 誤恩之煩煩也今日 禍前事幾十八九成矣明日更進則庶可剖判矣蒙 許則留爲市井之臣不然則歸作故山之鬼二者必有得焉今日對時伏見 聖上口號諭旨誠意謁然可泣鬼神未知承膺何以爲心且念今日事雖如救焚猶懼不及執事何忍熟視傍觀

而已哉吾知執事必不俟屢矣誠不勝默禱也明日若免渡漢庶幾一進承誨也

又癸亥正月

昨伏見　聖上播告之綸終夜惻涕明發猶不已矣伏承下札正符鄙懷讓故欲歸之說日者亦有人來語者不勝捧腹只以謔語答之云昔有好事大言者曰漢高可謂大愚者也聞始皇來壓東南自疑亡匿何其自大如此果若如君言則此漢之愚甚於昔者之愚矣第毋論彼此言而末端之教極令人欣躍也如得隙暇欲進謝於伯仲座前此時可得歷拜從容矣

又

臺啓遣辭甚不善矣此爲邪黨藉口之好題目極可歎也然至於絕島補外則恐累　聖德未知有救解之意耶　開筵不易賤疾又苦恐未有進言之機故敢此倩草

又癸亥二月

賤疾一向彌留承問感佩今事之令人不平不但在於國體獄體方今　聖德如日中天絕無纖翳而乃敢以上下和應爲言播諸中外渠輩雖日心則不然亦誰能家置一喙而清脫我　聖德哉到此地頭則光南死生何足置齒牙哉今日事只在俞臺上疏自

列而過而能悔其能望於今世耶今事竊謂莫若任他不管勿爲激觸之舉而如愚者低顏退去自訟自媿而死而已大抵朱子答鄭之書晦而不行而私意挾帶而至此奈何奈何信筆及此勿爲外人道也

又

昨日兩件事果是恰好停當耶應舉者無冒入之嫌考官無循私之迹而臺論遽發然以有臺論而拔去則猶可不爲拔去而只阻及第則似爲進退無據而適以應副猜忮者之心鄙意不能無疑故敢稟焉至於光事以削黜勘斷云未知罪名云何而其律至此耶左相則以爲獄事將甚大而徑先發告以致獄事

疎漏此不能無罪云云未知執事之意亦然否罪名不明白則受者不服聖人於朝廷辨辨焉惟謹朝廷事雖小尚如此況罪人乎願聞執事所執如何也然勿以示人恐惹無限唇舌也

又癸亥三月

墜翰良荷和叔之去無恠召自山野委以衡平乃以不公見參不去而將何俟乎臺參外復有事在之意可見於渠疏矣昨欲有所煩者而才聞閣中憂甚焉故未果也今日欲進何說變異此極而無一可恃只束手待亡而已奈何賤疾乍動輒劇方此殃殃首丘之念將不可禦矣

又 癸亥四月

晚間伺候於南宮家竟爾孤願恨恨出郭已知者粗愜麋心只昨日仲爺建白全用晦父劄則極令人惶恐然業已如此而今日相斯役者典設君也其儤直有難推移倘自相府善爲處分則公私兩便未知無難否敢此煩稟

又 癸亥五月

在東日伏承問書感戢良深無以盡喻時烈自作卼軀來次江濱杜門省愆私義雖得而永爲孤 恩負德之臣日夕皇媿行自病也來時歷拜文正公墓下感古傷今不堪涕泗之交頤也天時向熱伏乞倍加

保重以慰瞻仰病苦倩草惶恐惶恐伏惟恕諒○前日蒙借大全問目二册內一册今茲奉還而一册則方與士友修過姑俟後日畢納耳其第一册一之四者切欲借考倘援恐誤樞皂以投則何幸何幸世道之責自有任之者此漢只欲梳洗此書以羽翼執事事耳然語太誇幸勿以示人恐復添一罪也

又癸亥五月

纔以一書拜謝前帖矣茲者圻伯復褫逐十三日所遣并別紙欣慰之私曷可勝言某人果如人語則真所謂鯖魚多骨者也此漢去就已決於心寧被大何而恐不可猝變聞尼尹終不回頭豈彼能之而我不

能耶惟是此漢一脚出門例值狼狽此實無狀之致而其入既誤其去宜速以故昨於疏本敢以誓心二字冒達有司者想必以無禮不恭請斷矣即聞冢宰又銜 命而至如此不已則勢將遠去滅迹於深山之中矣若然則聲光益遠極令人悵然耳

又別紙 癸亥五月

伏見諸公節壹草本可謂希有之 盛典從兄參贊公首擬固好而未若副望之着實從兄事恰似劉公幹而劉公謐乃忠顯也倘於勘定時互換則甚善未知如何執事嘗於同春許有所改易今亦不以爲難故敢凟耳

又 癸亥五月

時事極可驚心究厥所由實是此漢又聞和叔極論許致之非而仍請還收駭聽甚矣低佪近圻迹甚不便故方戒行舟未及解纜而來書適至欣荷之私不容名喻問目一册依受幸甚心緒搖搖只誦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之句耳餘祝千萬保重以慰具瞻

別紙

頃到永平山水清奇偶有卜築之意略謂旁人某勸我卜居云云盖用古人勸我卜居大行之語也仍及一二難安之意矣不料此說透漏使畿伯取困無窮不勝悔怍其後仲羽之來也又果出示累十幅書札

盖韓忠獻進奏勸去私書於帝前帝前猶如此況於親友間乎然恐如圻伯之爲故其姓名則拈以手而不使知也光南事況也永歎而已尚何言哉

又癸亥六月

今日事尚何言哉平生篤信晦翁訓每誦其所謂臺省統於宰相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常以爲安得見如此之時乎適於左相座上偶然說及兼所以勉之也其末流之害至於此極不愼樞機之罪萬死何贖只合杜門山間以自省訟而已此外更何言哉未知執事將何以爲計漁人卞莊顧不足畏耶所示諸紙一一依還

又癸亥八月

時事至此有識寒心況執事居勝敗之際而進退未決其憂慮窘迫豈有涯量每一相念不翅在己茲拜垂札尤切代怖之心也今日去就無他義意彼人之醜詆罔極而朝論不以爲非方且出死力救其小譴者不止庶僚而已則 聖眷雖隆於執事斷無更出之義矣矧又何苦使一番人雀躍而增其追蹤之勢鄙意如此故不敢有隱也賤疾一向危惙靜俟就木人生到此尚復何言只 宗國無稅駕之地將不瞑目矣

又別紙 癸亥十月

切有所懇　朝家曾定制令蔭官之爲守令者必使就講然後始許擬望蓋重臨民之官也鄙子基泰非不能講者而只以挾書屈首以圖進取爲耻終不肯爲其視昏夜乞哀者則有間而其不遵　朝令之可惡則誠有之矣然則置之可矣而乃與金萬埈比並特使免講而除拜夫萬埈是大賢奉祀之人　朝家美意孰不欽仰而其事體有可以比並於此者乎渠於龍安則以其在外也得以限滿見免而今於恩津則以方在京從仕故再呈該曹而不見聽既來上官而即請于監司監司又不聽渠雖欲以便養黽勉顧在鄙心其敢一刻安享乎夫擬人不於其倫則雖三

尺童子猶且逡巡不安況今日此身之所擬是何等地位何等分義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據此則自其爲仁之外則當無所不讓矣朱子曰若盛名在外不可不讓今此漢之所享豈但盛名而已哉自有此事日恐夕惕寢食不安兒子亦以爲養口體不若養志之爲得也亦不爲久計故聞其官事多瘝此亦不是小事昨者方伯見過力懇其亟聽所辭則答以將稟於大臣而處之云方伯則已許之矣如果仰稟於記室幸望特諒此言實出於肺肝許令即准辭狀使此父子得以安分而官事亦不至曠闕則公私幸甚兒子遞縣後尙蒙庇恤處以京職則雖於渠少有過當

者不敢復辭矣並垂澄察不勝幸甚

又癸亥十一月

殘命垂盡屢蒙問書死亦榮矣　上候之諭感藏不退益不勝踊跋也歸道逢人輒問　聖體安否可見德澤入人深而人心如此時事尚可爲也未知前頭去就如何竊觀　聖意則斷不許退若然則伏願一意擔當一以瞑眩爲務以爲　宗社生民之福慶千萬幸甚今年雖云小熟峽民則困甚凡干應供必賜寬假然後可免捐瘠矣

又癸亥十二月

上天不吊我　聖母遽棄臣民率土含生無不悲號

矧惟　遺教所至婦孺皆泣未知古宣仁昇遐視今如何也最是　聖躬方深少愈之憂而傷損於號踴之中者不可勝言此時煩煎當復如何也中夜無寐或至達朝耳時烈承　訃就道病不能趨趍今茲八九日尚臥路傍村舍又未知幾日能遂入臨之禮耳欲知近日起居敢此耑候藥房　聖批幸望梳示也

又　甲子四月

因山成事次第了畢號慕罔極誠如來諭奈何奈何前後手畢茲並承拜又別紙所諭皆是盛德之言極令人感佩也時事之諭雖極憂惱於心不敢容喙者久矣蓋以疵賤之身又在鄉里何故不自捫舌招拳

惹踢也所可歎者朱先生言鄉里雖窮寂却無閑是非甚可樂也今之鄉里其是非紛紜甚於城市豈鄉里亦有古今之異耶又聖人云年四十而見惡於人其終也已今此漢幾於兩四十而見惡益甚於前此不翅其終也而已奈何奈何李氏婦幽誌謹依來教添刪以還跋語亦依命寫呈乖崖所不知人幸蒙一顧之恩而渠無福命卒於落鬼咄嘆何極賤疾別無指摘處而食飲專廢氣力澌然此非久於世者任之而已曾以月廩事上疏乞免而並以懇於右揆蓋晦翁故事也不敢並煩於百揆叢委之中矣右揆倘或說及幸勿憚出手之勞俾速出場千萬至幸

別紙

別紙謹悉於此有以見愉賤跡牖迷道之盛心也此漢早從師友有意於古人爲已之學以爲惟此實功不過窮理克己二者而已窮理而辨其是非克己而純乎義理則可庶幾焉然行之不力於此二者都無毫髮近似者蓋不能窮理明心則以利爲理者多矣不能克己復禮則忘理徇欲者多矣至於利害急衮處都忘天理而全徇人欲者亦有之矣以此常自憐悼以爲非但侮聖言亦所以負先師矣每中夜以思愧汗沾衣曾見尹君與和叔書其所以直斥本源隱微處正中此漢實病矣若或因此警惕而有一分柔

揄之效則彼之爲賜實大矣實欲誠心摧謝如病兒之服藥而謝良醫而聞其以父兄之故而有怨毒之心故不敢也然每自隱度則純是人欲而無一毫天理之公今者所謂義利雙行王霸並用者亦不免於過與而太恕矣然而登徒子怵孟嘗之謀實出於象牀之得而孟嘗尚以爲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司馬公稱之以爲采葑采非無以下體彼以怨毒之心揚我之不善雖非公心而我若因此而有省則無非有益於我故自有此事常戒諸孫以爲是吾藥石云惟一事有自媿自訟者家中末弟性急全不知裁嘗有人來傳尹弟以此邑宰解歸斥愚以惡言

者弟卽矢口亦向乃翁有惡言愚大責以爲韓安國尚耻相毀曰此賈豎女子之事其後竊聞和叔以所聞報尹則尹之兄弟痛慘如初喪云想是此弟之言愚之不能教弟之罪雖萬被訶責固所甘心惟其所謂木川事是其忿怒之最者然亦有曲折打愚李雲擧嘗自言吾迫於木儒之勸許爲其縣院長矣愚心竊疑之謂曰木儒嘗向尹吉甫有不好語今君與其人相從未知如何云其後打愚門下人通文於尹家門人欲治木人之爲惡言者則其門人答以事在久遠不如置之云云據此則渠輩亦不謂原無此事而復乃大言吾所做出愚嘗笑謂此事有無姑置勿論

而吾之欲使打愚勿與木人相從者是果爲斥吉甫者乎其諸子何所惡於此而怨入骨髓耶誠不可曉也聞鄭永春治聞尹說而怒曰吾居天安許久慣聞木事有年矣渠何敢謂某丈做出也夫做出言語禮有其律愚雖學力減裂不至如此之無狀也然未嘗一言分疏渠之以爲自當者蓋出於此也若其碣文則愚嘗承仲氏之問而以實情相報矣愚每以爲吉甫於後世不能無口語愚自料人微其言不足以爲公案故欲借重於和叔此乃銜憾之大者彼知愚之實情如此則必加矜愍而不至於怒矣去歲外孫權以疑歸自彼家是其妻兄之子也來傳尹說以爲汝

外家見捉於李家甚矣汝外家將落千仞坑塹矣所謂李家卽錦山李叅判也以疑因又曰今聞尹叔之言於祖父更無餘地矣愚謂若如此則當引義告絕寧復以書辭往復也汝言似過矣厥後寂然無事矣今所與和叔書如此權孫之言果不虛矣第於其中引同春以爲證左者其實有不然者愚與同春公私言論不相入者甚多矣同春每病愚執滯而無中和之意矣至其臨終語其諸孫與門人曰某如山嶽云愚極其慚媿以爲此兄之明何故如此故於祭文極稱其不敢當矣然同春密以都是機關四字私語於尹以悅其聽而其後所言乃如此相反則未知同春

其忍如此否乎此非敢自爲分疏或慮他人有疑於同春故略此說及不知者必以我爲自爲分疏也大抵學之爲道惟心術隱微處最難自知今彼直斥而極言之雖老且死不及用力然衛武公行年九十而猶自箴警於其側今日所用力而勉慕者只在於此而已惟望執事亦勿以老耄而捨我時惠箴規使之朝聞而夕死千萬至祝竊瞷來意若將以此漢與之相校爲慮者然夫犯而不校之訓聞之熟矣且彼謂禍福不止於渠之一身是將以我爲嫁禍士流也似此手勢豈此老悖昏聵者之所能相校者哉此則必無所虞矣

又 乙丑七月

竊伏聞釋負就閒其在進退之道可謂從容而世道則益無所恃矣潛伏林廬一喜一憂也惟旱虐此酷公私罔極上天至仁不知何故疾威如此無路仰訴也竊有所稟天生栗翁而命道不豐至於後事有難言者其事略具於仲氏勻座書中蓋考訂經史而不敢臆斷也幸望更加參量俾亟有定如何如何自餘只祝倍加保重以慰瞻仰

又 乙丑七月

前書不律老昏忘謝方擬拜書以訟不敏矣茲於祲中伏承廿三日下書慰感之私誠不能自已桑林感

應捷於影響天人之理毫髮不爽者真可驗矣宋帝
醴宮事雖出於勉强而亦致却輦之喜況我　聖上
至誠虔竭大神其不聽應乎中外抃祝喜塞兩間
聖上豈知人情至此乎惜乎朝臣不能仰體　聖意
徒以睢盱頰色以傷和氣也　聖上下體大臣誠意
既許丐閑之請正宜以此暇時節讀書窮理以須復
膺天意非偶然矣以故不幷餘人以爲缺然也粟谷
後事示意鄭重從此紛紛者可息矣何幸何幸記昔
孝廟朝以退溪奉祀人幼穉請令支子誠哲代之
上卽許以參奉陞出六品仍除守令矣今聞絰也年
已長而其爲人甚可云此可依前例以爲之所耶惶

恐敢達伏望財處焉所欲言者不能把筆口呼倩人不能究宣

別紙

申象村書院云云今始聞之初未嘗有來言者雖欲沮之得乎愚嘗於谿谷文字中與月沙並舉此老而獨名之非敢爲高下也蓋月沙則其上文已名之故也有人爲傳其子孫憾恨之言愚笑謂不見全篇而然也豈料復有此意外之謗乎文元先生之不快於象村全未聞知以見於文字者見之則只見其愛重之深矣當其贖銀時慮其同於諸宰之放過及其赦還也又以不及伊川髭髮覬之其推許之意可知設

使一時有些少不快之意至於今而此漢乃或云云則何異於以瑟聲而不敬子路乎且象村嘗於松江詩集序首斥山海曰孽臣竊柄其下極道小人搆陷之狀此序之作在於萬曆己未之歲而其言如此則實未見其訟松老不力也大抵尹與錦李雄唱雌和白地做出危言以爲某於某人之先有某言使同忿嫉聽者不察而信之矣申氏子孫其獨免乎可怕可怕文字酬應之誨欽仰精義之見而又感謀忠之盛意也自有近事以來絕無來請者矣惟趙光甫家有宿約而久未能副今年又與其羣從力請之此老不獨其忠孝大節又以栗老之故至於去相大爲斯文

之重不可不表章故今夏副去矣俄有一種議論以爲浦老之攻斥朱子與鑴無異而今其乃攻鑴而贊浦甚爲不公愚大家皇恐亟以書問諸光甫其所答極有議論矣蓋此事少時微有所聞而不至如今聞之可駭而兼且同春爲之狀而誦其言曰朱子孔子後一人也自以爲可幸無罪故終不辭之矣無乃因此而復有大紛紜乎殊用憂念也且既求而復悔者其表表者則尹是也其餘想不可勝數然此則彼此無難處者至於既用而旋悔者將如何處之竊聞賢甥中亦不無此事云不知渠將如何處之也教示伏望

竊謂謂文元先生爲黨論者誠爲缺斥之辭然自東坡詆伊川爲奸邪以後則伊川門人安得無言乎然則文元先生不得不爲黨矣且朱子以范太史辨理伊川於數年之後爲非今此漢則誠爲莫大之罪人矣

又乙丑十月

九月十日所遣書中路遲滯昨纔承拜矣今玆懃慊雖得承顔只有哽咽而淚濕而已況於書札則益難形言惟自摧心叩謝而已仍伏審勻體動止崇迪伏慰無任竊瞻 聖上庇倚之意慊矣其載臭而呼伯也第今事勢更無下手處雖執事之竭力盡忠未必

保其救得一分亦無奉身以退之義伏未知將何以爲計朱先生言每讀史至危急存亡之處設若身處此時則不知將何以處之未嘗不膽寒而身栗也雖在異世猶且如此況今着身於其地耶朱先生又謂羸病之人藥其丹田氣海則氣血萃於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此蓋收聚人才之意也未知今日所當收聚者安在此甚可憂者也妄論及此皇悚皇悚所諭李綏方持所後喪云云未能曉解豈綏嘗出爲人後耶然既有　君命勢當卽除其所服而後於厚蒋矣蓋禮有出爲人後者卽降其私親服之文今則其所後當爲私親例矣賤疾方苦所欲言者不能十一仍

且倩筆不勝皇悚之至

又 丙寅正月

曩時憂辱雖蓬茅之賤猶且欲哭而不可矧伊逼來眼前當着手頭其何以耐過區區慕用靡日不勤歲序更始 聖上無疾燮理之宜正在今日日夕瞻仰實非虛語忽於府掾來承拜崇翰恭審並納休祐福履神綏贊頌之餘實深感佩惟茲疵賤老而不死空汗明時壽域茫然慚愧深負鼓缶之德言也竊惟眷倚愈隆責任愈埤竊不審如何便章可以慰斯世顒望並切私憂過計有似喪心者然爾霧涔愆祥伏祝倍加保重以副具瞻之望

又 丙寅七月

病伏深谷久爲山鬼欺侮忽於此際承拜匀翰之戾止恭審動止萬祥命應百順既慰且感不容名喻國勢削弱危辱此極雖在草莽尚且淚淫矧伊當着如閤下作如何憂憤竊觀麗史胡元之所以困殢者由淺入深至於吐蕃揭陽而極是皆本國人慫慂而然矣今日大小中外安保其一皆忠順耶此甚可怕者而亦没奈何今日上策惟速死入地而亦不得任意樓下空吟老栢亦何益哉相去遼邈承晤無期只祝倍加保重以慰具瞻

別紙

日者猥承 清問妄有所對蓋齊魯之親親尚功各有其弊而尚功之弊尤大矣且 本朝所謂功者雖不敢議而懿德多矣惟平難靖 社能免矣夫其所謂懿德又帶得大罪如趙英圭之邀擊圃隱以觸 太祖大王之驚怒 中廟朝諸人脅迫 君父使不保琴瑟鍾鼓之樂而卒致己卯斬伐之禍得免於斧鉞之誅幸矣推類以盡其餘則凡此類之嫡長世受庥蔭亦云過矣況其支庶乎鄙議中首舉文王時而並著朱子修德之註者蓋有深意矣 本朝諸人則不惟不能修德而已也議中雖不敢名言而意則獨至矣未知能賜 睿察否孟子以好惡二字論性情之德

好惡得正然後可以修齊治平矣然以今日事宜言之則莫如修復五衛之制使君良有聯屬之勢使奸細無隱沒之弊亦可免衆怨之朋興而又爲興廢起墜之漸矣名正實利無大於此矣胡此之不爲而崎嶇於末流耶當時極欲以此爲獻而急於明好惡昭等威故不暇他及爾惟閤下深思之雖已有 成命而改圖之無難矣以今 國勢觀之則其所變通竊恐終歸於虛套也

又 丙寅八月

伏蒙不鄙復賜教答皇媿之餘感幸深矣峽公之諭眞所謂也得得此公世皆以爲用處不足然誠之至

者其用隨之此不足爲其病也館育遺孽圖翻成案鑱積伸章將上等諸諭誠不勝骨驚豈料人心之至此耶自海外出來時得聞黑水伏法謂賤孫在行者曰士禍將益大於今日矣曰何謂也曰此賊伸辨時禍必滔天而其伸辨必起於尼矣愕曰豈有是理曰雖不自己手裹爲之而密爲之張本矣曰恐是過慮也及有近事然後渠始信其不誣乃祖偶於此事幸較三十里矣然此不難知也其父平日於黑水不翅若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其子之心以爲黑水爲君子然後其父乃爲君子也今日如此無惑也其源一發餘波懷襄此孟朱二夫子所以大開口大張膽以斥

邪說而不顧也夫二夫子處匹夫之勢而猶且如此況在君相之位者耶今日世道之責正不能無望於勻慈也

又 丙寅十月

殷憂至此伏惟出舍入告體履癆止區區慕用蓋不自克也病伏深谷不得以時書候動止罪訟之私何時可已每於書史中見有危亡之勢輒謂當時國人尚如何耐可也豈謂今者身踐斯境也惟祝益竭忠慮以死爲期則上天鑑臨庶或悔禍矣不勝憂慮之至敢此仰吐兼伸候儀○竊有所控重峰先生諸撰述神道則老先生文而同春筆也金浦遺墟則月沙

撰也錦山陣所則月汀述也並南窻筆而其陰記則余叔父習靜公文筆也叔父晦迹　宣廟末年不欲以文筆自見沒其姓名後此數十年則將埋沒於泥鴻矣老先生於叔父交義甚篤觀於余先人及叔父墓文可知矣今者願得執事數行文字略記姓名於陰記下方以示永久此不過半餉事耳且趙先生少事李成兩先生其諸老先生皆有撰述則此間尤不可無執事文字故敢此公誦幸望垂諒焉

又別紙　丙寅十二月

下詢夭表之意不覺悲愴之來集也鄙家亡室與子婦葬在隋城事有難知者故已各備小石將以來歲

運致以樹之矣韋齋與祝夫人各葬於百里之地其各樹表無疑矣今世俗前妻無子而後妻有子則前妻不得同葬已成規例何等君子出而變此末失耶執事於李氏婦哀之也切故慮之也遠鄙家事則又異於此此去隋城不翅宿舂則弱子孱孫豈不難於引致耶以其人家被論之事觀之則婦人之死欲同穴豈非至情而形勢所拘不祔者多也成東洲先生夫人乃愚高祖之女也東洲葬之於高祖墓左而自書其表曰嗚呼有明朝鮮昌寧成悌元妻宋氏之墓云而東洲則葬于成氏之兆矣

聊翁夫子嘗言鄉里雖窮寂却無閑是非甚可樂也

今之鄉里其是非甚於朝廷而連全尤甚連則至誣其先德與大賢以附時論而年老位高之人乃喜聞而親寵之是何道理世道至此言之痛心苦事苦事感執事別紙之憂歎敢發此言幸勿以示人恐有焚坑之禍也

又別紙　丙寅十二月

別紙讀來愴然禮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然則合葬是周公以後事也然周公以後別葬者何限以宋朝則祝夫人葬與韋齋相去百里也賤女去年死於此從術人言仍葬於此日後人事有不可知故姑欲立石而識之因以寓其哀矣

程子曰合葬必以元配然今世後妻有子而前妻無子則以後妻合焉此非禮也而私勝於禮未如之何矣

習靜叔父文筆倘蒙終賜表章因以並著松江祭文而並以發揮趙先生尊周大義則尤有光而益不朽矣皆不過數句文字切仰切仰

又丁卯四月

伏蒙俯賜勻翰副以習靜叔父不朽文字榮感喜竦殆於涕滋也聖人之道無能名焉而獨微子一篇所感者深何也蓋同於在陳之歎則其所遭者然也今日執事秉造化之勻軸處勝薛之艱難百爲遮攔幾

於束手則惟有深思遠覽培植節義以扶　國脉於萬一矣南渡後朱子所感者亦深矣如緇流之死虜者亦且表章恐其浪沒其微意可知今此事雖小亦不可謂無所關於世教矣然節義之漸衰由於道學之不明揚雄之太玄法言非無理致而亦非聖人之學故貪生投閣爲萬世罪人朱子特書綱目之外必極論於言議之際者以其學術不正而假儒名以害大倫也日者執事於文成公受侮之時既犯衆怒斥其邪說則其本正矣今於羅說又排羣咻而沮抑則其於橫流之勢庶可堤坊矣世道其庶幾乎獨有所不敢知者　聖上之聲罪彼輩也以詬辱賤臣爲案

夫賤臣者自居下流衆惡之歸宜矣此何罪焉惟其誣經畧正以肆欺罔於天日之下此豈可赦者也以執事明道正誼之學不爲都俞於　上前以牖舉朝之昏迷則是賤子之不能無疑者也何謂誣經渠敢引傷勇之訓隱然以疵權金之死朱子嘗註傷勇曰如子路之死於衛夫權金果同於助子拒父而死者乎何謂畧正以其貪生莖豆之人敢以同於白日爭光之節義則其悖理傷化抑又甚焉若賤子之嘗表著其人者有以焉當醜虜僭號之日中外愕眙不敢吐氣而獨倡儒生請斬慢使又朝廷爭請報使之時又進斥和之疏而大亂之後義理晦塞利欲滔天柳

碩李道長之議方張而獨能廢科不仕此雖出於羞惡之天理而其所樹立則可嘉矣古人成人之美善善之長何可已也然非指江都事而言也善惡之不相蒙自是春秋義也然執此爲罪則不敢辭也大抵其不顧義理肆其氣勢真賊鑑之來歷而攘臂唾手自爲先鋒亦世健愼徵之已事也然若無傳授淵源則今日渠輩無所受用矣其肆忿於文元公先生而怒人之敢報無道自起打頰之氣象所以起今日之弊也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所謂其父殺人報仇其子行刼者也然渠輩尚猶曰鑑有罪云則辟是陽擠之說亦豈非執事之功乎噫今日　國勢無事可

爲矣猶有閑衛朱子之道而斥拒詖淫以附孔朱所感之微意則庶扶世道之萬一矣正不能不以此冀望於大君子座下也所欲言者固不止此而疾病甚苦口呼亦且間斷不能一一伏惟默會恕諒○香筆大糖珍荷其簡封題以閩字此一字益令人開眼也

又丁卯五月

前承褫中下書旋修復帖以授兒子行其中多少妄言必有不棄於盛德洪量者矣方此踧踖恭俟教責矣玆於樞録行荐蒙手畢之賜感伏畏約之中頓忘時人詆鉞之叢也萬人欲殺之辱都下於一君子半晌之重此說信矣別紙所教前書亦已別報矣朱子

嘗以爲大德隆勳不待言而知者不名然於周程諸
子先生亦或有名之者此亦不可一槩論也前報如
有未當不妨更教也惟原誌保護字薦疊於數十字
之內其在下者改以收視何如今來原紙完納

又 別紙

先師遺稿久爲巾衍之藏矣忽蒙 聖上取徵見入
御覽之中崇儒右文之化復見於今矣竊不勝欽仰
之至竊伏惟念對揚 聖休非執事之文其誰敢庶
幾焉又朱夫子將易簀亟命季子郎中收拾遺文當
時門人弟子如此之盛而惟敬之獨受此命者必有
以也茲事之得力見於通解跋文者不可誣矣今永

重二台未能逮事而其於收拾訂定之功竭其誠力卒至有成亦不可謂不賢於敬之矣茲亦不可不見於執事之文而非執事如此委折難可屑屑稟知也今執事雖以謙德自處而終不可辭在此無狀亦不敢舍而之他矣故敢此申懇伏乞執事俯量焉

又 丁卯五月

惟茲暑雨綿惟台候動止神相區區瞻慰不能自已竊有所懇鄙宗先世粵自麗末居于懷德其所居遂有宋村之名而上祖有官判院事宋村與判院見於朱子大全者適與冥會其事甚奇故欲憑大雅諸君子以攷其事於此豈可無執事之瓊琚乎況執事寔

判院彌甥故尤欲得一言之貴朱先生原韻録在別紙如步而賡之則尤好矣幸望勿揮如何

判院五代孫實雙清堂府君也堂在宋村中央景致恰是朱先生五句六句而府君清隱風流聳動今古堂之題詠多頌隱逸清致朱先生所謂左思招隱者亦相符焉倘或爲詩料故漫以呈覽

數日前與判院丈有宋村之約雪中有懷奉呈

判院逼判二丈

雲垂天濶歲將闌一室翛然獨掩關擁褐不知風折木開軒惟見雪漫山玄空杳靄低迷外碧樹瓏璁掩映間吟罷左思招隱句扁舟無路過長灣右朱

又丁卯十月

跋蹟孫膚德音不瑕士林益舉手相慶矣氷霜警節伏惟郊舍靜便燕申超勝私竊贊賀也惟菱不倫緯自是可笑而亦不能自已豈或天理之未泯者耶只祝安土樂天不舍周卿士膺聖之功而已

又戊辰正月

新葭已落三矣伏惟閑居養德獨觀昭曠之原恨不得趍詣席末仰叩真趣也闕韻伏讀九回有以見理到而格真弊宗光輝足以照耀山川矣何感何幸謹已背起莊繢尊閣于雙清堂裏矣別紙諭及仰荷不

鄙以此垂死賤迹招惹舉世拳踢流毒於子孫夫豈所欲哉誠出於不得已也　國勢至此寧有他意哉只欲遵朱子大訓把得忍痛舍寃迫不得已八字略存天下大防而已此外無餘念也嫌礙不武之諭適有的對昔慶元之禍沈繼祖之爲也或謂沈乃正淳之連袂也先生笑曰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何傷哉然當時正淳方講孟子於朱門而未聞沈之怨正淳豈所謂亦有古今之異者耶好笑日者僞造檜相語搆捏幸賴盛德仁明其計不售然其手已滑石守道發冢之禍安保其終無耶

又　戊辰二月

時氣向暖伏惟閑居頤養進德修業之功日益高深區區慕用實非虛語也時烈衰病益侵無絲毫陽界意思所謂不如死久矣者眞是先獲語也別紙弊宗諸人欲紹淺劣仰承明教蓋以執事亦此妣彌甥也敢此錄呈仍修起居之禮伏惟垂諒

別紙

竊惟旌閭先祖妣柳氏墓在懷德治南寬洞里其府君進士諱克己墓失其所在每於時節獨薦香火子孫之心不能不愴然悲歎自古流傳府君墓在其左麓有表無刻歲在丙寅舉宗往審之開深數尺求尋埋誌而竟不得焉則眞僞已難辨矣遂相與謀議將

欲設壇於妣墓之西祭時並薦以伸情禮而第念此雖出於不得已事係變禮難可擅便未知此於典禮疑文幺合而可行否窮鄉書籍不備無以考證萬一於古有之則得免自我義起之嫌矣伏乞稽之書籍參以情禮明賜可否不勝幸甚今日文獻之徵惟在閣下尸庭故敢此仰稟以俟尊命之回教焉

又 戊辰五月

伏惟閑居味道日有佳趣區區瞻仰未敢少弛仍伏竊念曩時睢盱迫蹙古所罕有睢則赤烏几几德音不瑕而其視今日靜便頤養之樂則想如病餘思毒藥矣天之所餉之意誠不偶然矣伏想深惟天意之

所在日用之間操而存之日益固擴而充之日益遠
眞如晦菴夫子之訓則異日世道興喪之責終有所
不得辭者矣第念時事至此衍儀一怒誠可怕也孝
慈忠信而亡人之國者眞知言哉如我衰朽徒有上
藍之涕而已今日適値奉　諱悲慕之懷一倍前時
然微執事誰與道此心哉別紙幸望留意此係斯文
事故敢以冒凟

別紙

東洲成先生重峰趙先生嘗爲報恩縣監縣人慕其
德化立祠于邑內溪上而俎豆之今　上朝縣人以
其所處啾喧聞於　朝移其位牌於金冲菴書院院

在俗離南邊泉石極其瀟洒成大谷亦次於冲菴之下而　宣額曰象賢矣今既合享成趙二先生則事體尤重矣夫冲菴受　命之時其從容雖不若靜菴而自是己卯名賢大谷則退溪稱以如玉東洲則退溪雖目以放成而是學康節之學者先賢惜其不生於　中朝則亦非偏邦之小儒矣重峰則文正老先生發揮之無餘蘊矣凡茲四先生道德行義非敢事誰敢揄揚褒闡哉縣之章甫茲備牲繫將立於廟庭而津遣院儒進士金得沂洎我姪子察訪基德詣門冒請得沂是乖崖所不知之人也執事嘗以其先世文采取用其弟得沂想今聞其至亦不揮斥矣仍念

四先生事蹟若欲一一詳載則石面雖濶有難排刻必須約而盡然後可以濟事此非執事筆力則莫能與也更望並入財量如何如何

又 戊辰六月

令姪正字遠來見訪仍承下書有如親聆德音不勝感幸之至衰病此極聞見不佳每自恠造物者留此殘骸復見何等事也新居文字正所謂詩成屋未就者然想像其幽靜窈靚之趣恨不得一晉而陪杖逍遙也神思衰落既不能善頌其萬一又不無觸諱語幸一覽而火之如何家有高山九曲歌寔主人老先生所作而下有崔東皐數件文字皆金南窻筆也其

九曲偶與武夷相符吾儕後學不可無讚述文字故不佞者猥不自揣妄依弱者先手例敬步武夷首韻欲謁下執事步一曲韻後仍請於文雅天倫而其餘則擇其可命者命之以媲武夷十絕則庶全一區之勝事矣若其繪事則止堂大爺已任之矣九曲歌今附正宇行幸一觀覽則可以想見先生意趣及山水勝槩矣伏枕倩草不勝惶悚

又 戊辰八月

秋序已深伏惟閑居養德日有佳趣恨不得登炙以償慕用之心也曾爲報恩章甫冒裁紹介書未及關聽而炎涼倏變今其一兩人倣裝告行茲敢憑申起

居之禮耳賤疾本自沉綿比傷暑濕兼有疾憂頓阽危境在世之日此已踰分私心竊有所耿耿者程朱書劄疑惜乎未能梳洗也竊望執事程課門下諸人俾有卒業之日如何所欲言者固不止此而伏枕氣短呼倩不宣

又 戊辰十一月

哀苦中每謂此事惟知者知之茲蒙下書其所以慰諭者益令人哽噎淚暗豈所謂情之所鍾正在我輩者耶謹收淚以謝勤教之厚也三山院碑既蒙盛諾一邦章甫聚首相賀矣寓記寵獎踰涯還增愧悚九曲詩終蒙俯示則謹當寫于繪本餘紙矣惟速是望

也牛翁伸辨之可哀誠如來諭朱先生所謂百千蚊
蚋鼓發狂鬧者正爲今日準備也曾聞憲府多官以
賤臣之故一並斥罷不勝慚惶略具小疏以陳老而
不死之罪盖要以謝憲府多官又以爲既入文字則
全不及近事又似恕然故略進　聖學治怒之意俄
聞憲官旋蒙原赦悔不少止矣所親少輩還送疏本
盖以爲豸狗不必陳而所言今日事草略如此不足
以動聽而徒激　天怒晦翁天山之義可觀斯言不
無所見故仍不强上矣不料謗議交騰至謂疏中有
某某言所親竟以此託他被論其爲怔愕何可勝言
世道至此奈何奈何先師遺稿序文承已草定感幸

何極第不無前却之意竊念文集有序尚矣其見於朱子大全者不勝其多近世退栗之獨闕誠不可知者矣竊聞退溪集編摩時其門下西厓月川各自羣分互相訾謷以致終無敢主張者云或是如此栗谷集則非但闕序至以鹵莽文字名爲年譜而冠於篇端大失事面恐不可以此爲式也原稿今將印進速蒙投示則欲亟託湖營而剞劂之矣

又 戊辰十二月

溪上日齋洞金哀替到先師遺稿序文盥手莊誦幾於一唱而三歎矣先師易簀已餘五十年門下諸人如谿谷畸翁相繼淪逝其餘如時烈者庸陋淺劣尤

不足以發揮其道學之萬一今玆盛述不但叙事有法其規模心法洎其工夫堦級纖悉無餘聖賢淵源後學亦可以因此而尋討矣此豈但東南學者之幸哉聞剞劂處以有待而印上差池故亟以齋本付之原官想於非久自本道粧獻矣第因遷就之屢惟說潛流可謂眞無所不有也鄙行卩半不惟疾作而漸有微聞歧路彷徨勢成狼狽奈何奈何

別紙

別紙教誨丁寧反復不翅提耳而面命感幸不可言自老詆至痛之後疾病頓劇自知餘日無多略遲證勢小減亟抵西原整理諸墓凡百輾轉進步蓋此

行究竟欲泝驪江永辭於巡衛外痛哭而歸矣既以所聞漸不佳極欲改轍而忽有 恩命逆焉敢以疾病冒陳難進之狀則史官謂承偕來之 教相守不去方此彷徨矣然朱夫子義有難安則誓不過分水嶺一步地今日亦豈無一步難過之嶺乎此則默定於胸中者宿矣庶不迷錯以爲識者羞矣惟大君子去就黑暗之見何敢窺其邊際然每以世道爲憂不欲執事者一味金緘也況今理勢不與三宿浩然之時不同荷蕢之果恐不可學也第惟今日所慍者殆於塞路此則雖如石守道之自謂勇過孟子者千萬人吾往之說恐不可出於口也彼此參商必有成筭

而泰然矣恨不得詣門而一叩焉

又 戊辰十二月

行到葬所葬事狼狽方此悲擾忽拜下賜崙書備悉縷縷示諭哀感良深不能自已先師集序自蒙投示每深欣聳今又有改字之諭矣如此則金哀雖安而自有不安者兩全之理古亦不易非不欲效彼請改而瀆擾是懼而不敢耳承有祗役之 命祗謁 神仗於路左以伸對越之誠仍以仰瞻顏色實所願望而老子命薄動必罹郵兼亦累人故不敢生意矣今將南去未洩老舐之悲情觸事如此奈何奈何

尤菴先生文集卷四十八

書

與閔公瑞 著壹 太受 鼎重 持叔 維重 辛丑正月

再昨春兄褫到聯復書仰見情思不約相符三復悲慰如奉際談金星纔退小彗繼孛大陽又被蝠薄人心凝懼朝夕之間若有事在未知倚伏之端何居而謫見之慘至此之極耶仰觀俯察隱憂前悶不翅百箭之攻心也然吾儕雖有進退而其義與勢則未嘗差殊既斷置得此身所處則便沒事矣每想范宣子之事直獲今日之心而此不得行其所行奈何奈何然賤疾沉綿已經年歲將不久羨於彼矣此時僉哀

守制在次不得效其忠悃亦命也夫文字賤疾如許久未草納愧悚愧悚豚兒竇告前日猥蒙諭以仲宇之當改而令見俞李內翰書則欲全改兩字以附伯松之義亦未見其不可矣私事猥瀆而已在俯領者故漫以布聞耳春寒甚緊伏乞倍加愼護以副遠誠

又別紙　辛丑十一月

前日別紙尤荷眷愛之深萬義固知有唇舌如上舍朴原道甫則作書於所親大倡其非在萬義時已聞之矣然人其人廬其居自是盛世所欲爲之事崇奉而不敢誰何未知其可也況有朱夫子所行蔡西山亦然此則雖使鐵輪轉于頂上吾無動一髮矣唯是

營穀一事洪台所啓得其半而失其半然一半既同則眞是五十百步之間耳何必切切焉分析於其間耶故鄙疏只渾淪言之而未嘗有傅會之說以附於諸公亦未嘗爲同異之論以取其分疏之嫌矣不料厚者見之則謂之薄清者見之則謂之濁各失一偏見疑兩家此豈獨立無助而然耶呵呵如春兄曾以直不疑事見教直公之事誠是長厚之道然朱夫子既已非之則亦何敢師法耶至於季羽諸友至欲叫閽分疏則雖荷愛念之切亦甚皇恐不敢當而僭越欲無聞也此漢大累小疵不可選記今日事雖曰全是某宰貌樣亦只是淡黑底物何足爲伸辨哉此而

伸辨則日亦不足矣如何第竊惟念今以某宰事是非中分同室殆於按劍莫可收拾極令人憂歎也然是非之極則不可不與同志相講以歸於一矣今請略陳瞽見以求誨諭也當初之事皆非目見只是傳聞則未免夜中之論象矣然鄙意則以爲李君瑞令公平生以剛直自許且與同席熟察其所行則未嘗有回護之態而今乃爲某宰上章立證以此每疑李憲之啓未能十分無疑也然去年則隨聞論啓不避大家雖或失實其剛直之意則自亦可尚也當時諸公只諉於風聞失實而待李憲如初則甚是恰當道理而顧乃攻擊不已使人心不平則可謂不思之甚也

況始以鞫問究竟之啓爲不是並皆迸逐而今日甚不得已則卒乃如彼所言豈不爲彼所笑耶然李憲南逐之日卞疏適至而卞是李之中表兄弟則李雖不知其事指嗾之謗安得免乎至於今日之啓則未免有帶得忿懥求爲必勝之計故時有虛實錯雜前後矛盾之失此則雖使旁觀者言之尚有歎惜之心矣今日急務只可兩去其短以求和平之歸則庶不爲卞莊子之竊笑也未知如何如何區區有此愚見而無可告語矣今因來教之及敢此煩達幸乞更因的便示以至當之教則雖甚執滯敢不濯舊見而來新意耶然切勿掛他眼誠不欲以罪戾之身復入此

是非叢中也

又 壬寅八月

政府隸來傳僉下狀仍承伯氏執事所致賻儀欽尚高義繼以感涕也仲氏所諭別紙其在論議交互之間諉聞淺見尤不能懸度事情只俟論定之日而已然如欲委諸督君聽其自斷則督君定非其人如何如何神道文字非但悲苦哭泣亦不無吊慰酬酢之煩未暇覃思及值此的便然後僅此草副而手忙脚亂一如舉子燭下模樣殊非尊賢敬道之意而其所僅成亦豈堪入用也幸望連案時俯賜勘下如審不可卷以還擲或以爲猶可商量則其可刪潤處幸一

一回示如何李君徵明曾以此事遠來故不敢昧然而略有書其傳否與原草同之如何且今日士友間可與論此者恐無如朴和叔諸人如不欲卷還則須與取正如何諸賢復使有憾於此事則正是指玉之瑕而自不免於砥砆也可不懼哉季氏所投曾恩碑草謹受矣紫雲表石曾見其面額謬誤似可改寫而陰記則未見其可改第令下吏印取其前後刻以示如何並印為難則只前面亦可

與閔公瑞 丙午三月

前稟大槩以為朱子大全有南陽胡文定公與諸葛異世同轍之語其大意如此而文字則不能詳記夫文定當金虜入

據中國之時傳春秋以進御其言曰天理日消人欲日長使夷狄亂華至此極矣聖人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文定語止此亦大意如此）文定亦既南陽人而朱夫子尚論又與諸葛同條又令日事與文定所慨歎者相符故願執事與彼中諸賢相議並享武侯文定則舉措甚好未知如何如此則其祠事體尤重大如以尹府使配食爲太重則仰坐從享未知如何別立一間於原祠之左右隙地而專享則尤似無異同之議幸隱度於心得其所安然後出議於府中諸賢如何此人無狀世人聞風而疾之雖甚好事曾未見此漢干涉而無事也（前書若徹則文定事可詳考也）兩位同祝衆議以爲

不可則令雖未及後猶可改今日可製者鄭東溟也須使人要之如何

又己酉五月

此時敢問此漢令監可謂大膽人也仍審令候神相此則慰甚況伯季分鏊西南犄庭戮鯨指日以期豈不爲千載之太快事只恐力扶三田之輩不肯許大功之成也好笑好笑此杜門省愆閑閱舊書時到儉人迷國誤朝處不覺氣湧而神與信乎氣質之偏難化而太陽之症易發也今年死了許多人其中關係輕重者頗有之不知是何運氣慟歎慟歎

又庚戌正月

令胤意外窮尋豈但是然而喜而已仍拜垂帖殊慰泝逆之懷也此竊伏深山得免寒餓而死此踰涯之甚者餘不足言耳李忠武位版當具書贈職謚號及本職而其下神位二字則歷見院祠諸處則有書者亦有不書者書不書竊恐無甚得失者也日者因同春得見故梁山郡守趙英圭壬辰死節於東萊事蹟欲請追刻於東萊碑末而所謂事蹟全不仔細幸望行下本郡得其顛末以示則欲作小文字以呈耳○梁山郡守趙英圭事蹟云英圭與宋東萊約與同事曰老母在郡且姑歸郡指示避兵處然後復來云云其文字雖不能盡記然大槩如此矣未知其來見宋

東萊者以東萊之節制耶或聞倭報而自來議事耶且梁山之距東萊幾許里而能往來於倭未圍城之前耶或已圍城而能突圍而入耶其自萊歸梁在何日而自梁還萊又在何日耶萊梁人或有傳說之的者幸詳細詢訪以示也

又 庚戌三月

續拜崇帖足當一面矣崔生進退路窮每恐其立視其死玆承周恤之諭仰認高義感歎無已趙梁山所示誠然矣昨已仰報於書中矣春草赴 召誠慰手額之望然南北涯皆空非吁陌人之所願也且未知出場如何也愚且隱之心以爲若不消磨閔金二字

而歸則眞箇虛爲此行也末世嶮薄無中成有何歎如之鯖鮓珍謝

又庚戌四月

曾拜坡州兩賢墓牛溪兆域則其修治儀物無以尚之斗文里則荒凉苟簡甚矣旣以言於坡儒又以請於朝中亟行修改今右相在本兵銳意助力而唯仲氏尚書以爲兆域未善先行改厝然後可修其餘故其事中止目今則改厝旣不可得而廢墜益甚矣嘗以責於李安東則先生之考墓表石已將有緒矣唯盧夫人墳土之壞先生表而之誤神道碑之無簪而又且傾倚皆當汲汲下工者而李郵孱劣不可獨任

節下幸招李郵而議之可助者助之則渠或憑恃德義而有所振起矣李安東及李郵處各有書須即傳之李安東書中有聽松所述諸文同春云其筆甚奇云或開緘取覽而送之無妨

又庚戌七月

來書累紙甚荷不鄙又覺山中去人不遠矣此比十許日所患頓進自謂無幸矣尚此綿延豈苦債猶有未償者耶海上消息承示耳明然趙氏故臣雖走在安南何補於崖舟之已覆耶第欲無死度世以觀醜奴出場之如何而何可得也宜乎聱翁大笑於屈子之遠遊也節祀之前不知同春之所以捨朱子而從

丘儀之意也且以朱子說觀之則祭祖祭考雖皆行於除夕之前可也大抵儒家儀範不得徵於朱子然後遷就他說似乎寡過也立巖集三册依命奉還耳墨兒命名之諭不勝愴溯也第鴻字以大義看則似好而今以江鳥字之則是取鳥名也似甚淺陋恐不若後所命洋字之美也未知如何若以乃翁生時事難於遷改則愚當執其咎矣三件册子依受感荷只關西問答倉卒未及翻閱又此無南溟集未見原解則難於容喙矣幼能跋語乍看愛其辭語炳琅而重歎九原之不可作也其間或有失於稱停者恨不及在時而與之商確耳

又庚戌八月

前復登徹否復有所稟退溪原集刋行者外復有拾遺若干卷此漢曾懇於李主簿誠哲獲其暫借於禮安韓宰又託韓宰疾速録出而只乘忙録出故訛舛甚多不堪着眼矣槩其嘉言至論不下於刋行之文者甚多切欲校正以爲別集而此本既訛舛又無他本可憑嶺人又各李主簿當初出示於人則此後復得借出似不易矣惟執事可以辦此伏望爲招禮安可信人語以先生片言隻字不可不傳而又今雖欲秘之其謄本已出不可復秘之意而借出亟謄一本則此本可以相準爲完書而不至於終泯矣幸須入

思亟圖之如何彼家若以遠借營下爲難則須選若干寫手就其家寫出爲便矣其書皆書札而一册可百許張者凡四卷矣

又辛亥三月

林禪去時適在山中不得付謝訖茲歎恨今便復承問札尤荷眷私畏生以此中事觀之不待示而知之矣歎嘆之稠謂之相枕則誠過而謂之相望則少不浮實矣惠仲昨到白江有書適有憤懣之意答謂何日還朝以此實狀　上達耶蓋歲惡畏死自是乾坤之所賦聞故遽相掩諱以至於里正之侵阿十餘年前風俗實不如此矣張孔諫而西漢亡此甚可怕者

戔紙領謝

又辛亥七月

久阻音徽承拜崇帖忻瀉無已示諭交象實與此間一模脫出矣　國命似無迂續之望奈何奈何正以此時猥託經濟於無狀不肖之身尤見駭聽之甚矣只　聖上已悟其然而更無收殺公私之幸孰甚焉第以職名之猶在爲恐耳徐令嘗病其胡叫喚然擔當之意則自不偶然而今遽奄忽憯愴何極近見尹諫堦大疏固多切直之言然以凡百詢咨大臣爲非既置大臣之位則何可不爲委任而自任聰明乎當議其置相之非人而不當議任相之太重也此於中

庸丸經或問朱子論之詳矣李奉化倘免母子俱填溝壑則何幸何幸

又別紙　乙卯二月

所示彼中事太略或於後便詳記以投否第恐如郭世楗之世係可呵記昔庾子嵩南下懷鄉俾削其人名於先夫人誌文中當時謹雖聽承而或疑其太遠矣今日其人之敗露至此何其先見之智如是耶智愚之校不翅三十里也仲氏　新命將何時出場亦可念也

與閔大受　戊戌六月

令監之出抑與之歟遠撤鳳池之武以候鯨海之風

雖令監無幾微見公議則想不厭矣未知以何日交事耶道阻且左無計班荆茹恨如何時烈自知難免一行才已出脚而以病乞免方俟　指揮然以令監之去十八九前却矣踽踽乎生面豈此漢之所堪哉仄聞尚州李埜以裨率被牒豈聞焉而猶有未聞者耶其地固宜其人似不可以此相屈幸須徵之於士夫間姑聽其辭使地卑而人高者得以自遂則其在稱物平施之道亦無不宜也自餘只祝有歌于道逵俾毋專于一州也

又　戊戌七月

別懷甚惡今日只宿廣陵耶登對時竊仰　天顏頓

異常時不勝俯伏流涕使近　楊前酬酢溫諄緊問
某兄行止次　問湖西大同及沿路旱災盖　曰阻
久相見頓覺疾病蘇歇須勿速退仍　語及大君泣
涕如雨入侍者皆飲泣矣仍　曰予以疾病開筵未
易然時時欲見世子則久廢講學卿須教導之說話
殊多不欲盡記耳荷徵記示聊及之看羊傳此書討
去如何

又戊戌九月

前月廿六日遠承惠書再昨又拜今月五日所裁如
奉笑晤不覺千里之爲遠也且因備局禀示　啓本
略知設施之一二又甚慰釋此誤爲此來只以　聖

候久未復常淹延時月竟遭大狼狽羝羊觸藩未足喻其谷也唯是 聖候漸入常節昨見都尉公來自關內云 已着足於地喜忭之忱誠不自勝也此時令監若在庶可商量或塞 聖意之萬一而鱗羽相望無可相濟奈何奈何已入再度文字當以必得爲期耳萬一不如所料則須辦令監還朝又不能得則只有檀公策耳彼中事 朝家只許令監便宜從事則可矣每相掣肘者是舌輩之所病而朝聽之易惑也以鄙意則須除去舌輩大立風采然後可以濟事也如何如何忠武文字今始脫稾以納可改處改之蓋欲往復則動費時月也欲係以銘而嗨翁於此等

不必銘以足之昌黎黃陵廟亦無銘故今亦沒之必欲爲之當追述以呈也

又 戊戌十一月

晦翁聞友人病以爲賢者清心寡欲何乃如此今日區區敢以誦此然豈勝憂念之至耶不審爾後日向蘇健否此間事不足言只一天得日望其至今聞以親瘠狼狽此公去就所係不輕極可歎也希仲此用十死之力僅除講院而傍觀者猶有譙責譬如力弱者盡死舉百十斤物筋骨皆傷而左右之人嘻笑曰爾何不快舉如一羽也可呵可呵以此日願執事者來歸而亦未知彼中事如何也獨立歧路大悶不聊

惟思袖手早歸以畢餘生不復言時事耳張公甚愛其爲人只是蹤跡兩難追隨可恨黃林已登薦剡久矣彼中事雖不能大段變通得除奸舌數輩而歸則令監不爲虛作一行矣今日事恰如汝望時而汝望則一着便敗至於吏對令監則可謂無言不從蓋以聖主毗倚之重故如是時參　引見諸宰低仰之意則誠可見也千萬只祝爲時加愛以副遠誠

又　戊戌十一月

爲別已久思想如噎昨者持叔示以所得二書今又拜前月廿四日惠翰披復再三極慰此心此中非不竭力盡瘁亦非欲緩於趍事而適　三殿所患連仍

召對絕稀又不敢請對故欝欝幽居意思如狂殊用憐愍忠武文字雖廢來教已有添補處倩持叔詮達也想未及登徹矣別紙誠荷愛念所論誠至論也第其自道則太謙非所以教時烈者也然不能辨殺一舌人自取困殢如此則雖立乎　本朝無甚得力事自道者果不虛矣可呵希事何待令監勤教極用心力再發政席而沮者亦有千勻之力奈何奈何然必當推挽以見於世其出與否則飲水者自知之耳武仲當以來意曉之耳一剡之辭是未見伊川說也泛論人材固伊川之所不辭至於朱子缺濶大不拘況今日不見助於令監則更助缺人耶千萬見副也惠

味足見至意如此然後可以爲交際而不以物爲禮也忠武文字當與持叔相議以稟也餘甚被外撓不能一一

又己亥正月

歲序已改瞻戀非虛語也茲拜遠惠書披展朗讀悅對千里顏範慰豁當如何也此中公私無補只貽狼狽日夕愧懼歸思日催耳自聞令監失安尤欲有以亟還　朝端而左掣右拘尚未入手昨又託武仲而武仲亦不得容易引一淮陽遺直尚不能辦得其他又何說以此歸志日多耳比又自中風浪平地發出紛紜者尚未定此身不能救而反爲所及每以爲大

受若在必能救得矣然不能得力於咫尺之希仲而乃敢求助於千里之大受誠可悲而可憐也無緣叙此鬱塞只增悵歎

又 己亥二月

頃拜遠書如奉顏範慰豁如何所苦諸症想皆水土之祟　聖上軫念特許遞歸又慮夷人意得即改前命旋以官召還　聖上之意則至矣但廟議以爲太張不可不少弛遂以心令代送此令豈猷踵前迹者耶市南得聞籌論尚不得言行計從信乎其難哉唯幸　聖上洞照每言閔某皆是代者若如曹之代蕭則善矣至哉言乎金李鬮起同室未見全是全非我

輩正當被纓以救俾至兩平若助一攻一則恐至滋蔓僕以血誠强聒而皆不見聽如天得可謂忠朴解事之人而令乃爲縱風止燎之舉不勝浩歎也僕尚此淹留喫盡多少苦味只思袖手歸來以反初服耳

又

承書慰感丫疏蒙示尤幸人之浮言至於今日而極可謂寒心矣摠府若是有事之地則當依鼓院例辭却而只是無事晝眠之地而得近禁中故謹依晦庵受武學之職以副孝宗自近之意而姑此入直矣今承來諭不勝瞿然亦感見愛之深如上所說或不當理幸復見教如何此府有所謂丘直此則不敢受蓋

程門有染院之譏此則不可毫釐放過也丫疏姑留欲更詳之耳

又己亥四月

續承手書如奉談晤丘直之諭誠如尊命但見己卯諸賢一切不取此必有不安者有甚於來諭之不安者矣未知如何自吏曹以至摠府皆無所取而別無相妨者豈有之而此自未聞耶餘俟面論

又己亥四月

持叔之出後思見令監益深即拜惠書慰浣如何其疏乍見已疑其有所指矣即因政院友生所示知此漢之爲其帳矣友生書且以持叔爲疎脫矣今見來

書始知其實狀今日人心何乃至此可歎然既以臺諫指斥則雖不敢相較而亦不宜晏然故今將出直爲呈告以俟公論之定耳持叔發此正論將以令名分與他人可謂廉矣然兼亦有所分之物如何如何極好笑

又 庚子四月

區區此心何嘗不往來哀邊耶只是山間窮僻人事隔絕一未能修致手書以候興寢之狀所謂食物不下猶爲歇後語也卽於堤便遠承哀書感怍之至不容名喻仍審哀履支勝又甚喜慰也時月荏苒五月四日只隔廿許日哀隕益新誠不欲生追思去年此

時密勿綢繆眞如父子配偶獨言於心清血橫流當奈此慟何當奈此慟何然賤疾日痼起坐時絕少悲不幾時矣以是自慰耳承許見訪非所敢望如有教語者以書見諭如何如何

又 [illegible]子六月

久病垂死人事廢絕雖未能奉書替候遡慕之私則每往來於心不已也玆於褫中伏承哀惠書旣感且愧無以容喻　先王禮陟之日倏焉還復遠外哭望摧慟倍切尚忍言哉尚忍言哉近日　國事潰裂莫可收拾　先王陟降之靈亦豈不憂惱耶思之至此尤覺腸摧也朱子嘗與時宰書曰知言知人之訓願

丞相之加之意也今日益知其不我欺矣時氣極熱伏祝哀履益加保衛

又壬寅二月

此以一書少見區區茲者栻姪褫到惠札雖無多少示諭意則已足矣大抵弱木之支大廈過之者皆說其可哀況在被壓者其心當如何也古人有言讀出師表不下淚者無人心者也愚於今日亦云爾鄭老在京無益一麾豈不便於公私耶第銓席出外似無說尚有曲折耶此僻坐孤村意思無聊略看冊子不無忘憂之時而少間倦廢老矣不能更轉去做悲歎而已千萬遠書不能多談春闈加重以慰朋友之瞻

仰

又 壬寅 九月

十書不如一見然和此亦無則遠懷何以相慰耶每奉問書輒令人心眼俱開也第有驚心事從此欲且休廢豈謂橫遭口語乃如此也持叔可歎嘗記持叔北去時鄭生爲言中原人謫居於崖雷去京師萬餘恐脫故去留俱不免悲愁矣我國雖極北如在房戶之內而猶有可憐之色只可笑也今日事不可以語達觀者而因歎鄭生之不可見爲之出涕也令監屢入言地爲公豈不喜而私憂則甚深矣天時已肅爲時加重

自令監北去日下更無親知矣不料二朱連袂而至令監諭意又甚懇惻在渠固可謂豪傑之士亦可謂出幽遷喬然若求益於庸陋戚賤之一窶人則可謂不審之甚矣此漢從前受言於人不少粤自去冬變故之後無言不有雖平日見謂無他莫不有下石之心焉此一切受而爲罪矣如此尚可與人講論有若平常人耶以此謹拱手遜辭而渠自以數千里遠來不欲空還羞對鄉里故强留不去至於執竿而拒之則太甚焉故每對之未嘗不自笑其愚而笑彼之愚甚於吾如晦翁說也然不有士夫懸棺之論何至於

此哉然則持令誤余哉好笑好笑遠貺領謝餘祝爲時自愛星妖僧變旣不敢憂又安敢道哉

別紙

彼中祠祀之議想必興起於化中也市南末節雖或有人言不可以一疵掩其大此季周之說也可謂確論未知執事之意如何最是重峰幾許年謫居吉州而尚今寥寥此甚可恨曾以此略及於持令矣未知轉達否此老於金誠一東使之時上疏以爲天無二日地無二王　大明一統而彼虜僭號不可通使使彼去帝然後通使未晚此誠春秋大義亘古爾今際天極地之理也不可不使北人曉之也如何如何

伏玆向熱令體神相保釐整暇日夕馳義此自喪禍以來益無意於人事只携數箇書篋棲息山房爲粥飯僧計活頗覺省約而不知者不能無見怪然亦任之已久矣前月竊聞 大駕南巡卽出路傍僧舍不敢遽進 行朝蓋比來蹤跡不得不然而京外疑謗不勝紛然若將有大可者然極令人皇恐也昨來 聖諭勤懇前後荐下持令屢勉以不可牢坐故復將稍前以聽物議之如何耳二朱殊可愛然無以副其所以來之意每對之暗誦晦翁朋愧遠方來之句又誦笑彼之愚甚於吾之語也獨惟以高明之透徹無

礙不慮人之相累而勸之使來耳第授以家禮近思及鄉飲等書試令鄉秀轉相講論行其可行者如何曾蒙以紙地猥徵拙筆試嘗寫染而輒不入意即抹去之今代以他紙冒呈廿二紙眞是有佛處稱尊其不量殊可笑也無緣奉晤暑雨加重○行朝消息聞持令纔有書想必仔細故不復及耳廿二紙所書格致存養主敬行恕凡事求是春秋大義晦翁正法及檢束二字也即與覆瓿幸甚

又 乙巳八月

數日前自湖營褫到前月初二日手書初若驚疑不知出自人世間也況承星軺爭電領略八千里山河

書生壯觀可謂云爾顧此磨蝎限以磨弦而以爲極遐宜其見笑於大方之家也且根始謀不奇不得繫名禪籍附尾而千里耳今日神人之慶須吉甫之清風可頌其萬一矣此須臾無死之始願也惟是賤臣罪戾增重屢上自劾之章而 聖上一向繾綣誠不知所處之當也春兄掛冠未易朝紳豈不相喜而洛涯之空豈能無憾於此心耶二朱去後甚戀如使鄉飲諸儀通行於鱗介之渚則真周禮在魯矣只是衰倦不得揖讓乎其間耳豆粥江柱有聞不見今承遠惠何翅淮北之見橘耶雖水沉不見其色槩知其風味耳但豆粥曾殺己卯羣賢何不舉一道人力盡鉏

其根株耶我將匍匐往助也季周殊可愍然欲作書恐復累人而不敢耳千萬珍重珍重鄰並有告行者略附此其回以季周安否見示幸甚幸甚

又乙巳九月

北地早寒未委令履珍衛否區區瞻溯日以益勤因朱生書聞將行鄉飲禮恨不得致身於遵者之後揖讓進退乎其間也又聞將刋家禮備要等書北方之學者從此其免洙泗之斷斷乎竊不勝欽歎也曾見季周書以市南廟議見示鄙意以爲此與潮韓柳柳想無異同若與樂靜同享則豈不益爲北人之模範耶朱生甚蒙文翁之化喜幸喜幸此罪戾之蹤不敢

安於多人處携書入山已有日矣不妨作殘年粥飯僧也○咸山人英伊稱名曾執人巾櫛其人死於京歸葬槐山英伊能執義奔喪仍奉饋奠朝夕哀哭其人之族黨共嘉之欲展由限於北關而無其路竊念豫讓雖事范氏中行氏而君子不以此少後日吞炭之義幸於此略示優賞之意否若限今冬則甚副去留之情云矣所謂其人曾爲按察官金姓也

又 乙巳十一月

朱生復至問無恙後即拜垂帖甚矣執事之盡心於此也世無名儒疇能舉手相助此可恨耳然嘗見朱夫子說鄱山左麓浙江出焉山峭水激故稟其氣食

其士者不能不過剛而喜鬪今北俗亦然矣今以孰事之教一變至道則何善如之必以其氣習力於爲善勇於義而强於禮矣如或未至於此而徒爲文弱浮虛之習則是眞邯鄲之學步矣可惜 國家失一武健之雄都也執事必於此思量其機終至於文王之化雍也此病中不堪村巷煩囂自霜後入坐俗離北巒茲聞春兄下來不免一出以慰其跋躠仍與北儒講便栖定也○季周甚喜其生入玉門也

又別紙 丙午二月

嶺疏始謂必有異見乍見曾不滿一哂只掇拾弘鑓之餘論矣首以伯邑考武王事爲證夫伯邑考死文

王必不爲之服而絶矣盖不爲世子也我　仁祖大王則於昭顯有斬衰之義而只以　大明律降服此與邑考事少不相干矣古人謂武王爲聖庶奪嫡何謂聖武王有聖德故也何謂庶雖文母之出而猶爲次嫡也何謂奪非本分當立之人也何謂嫡承文王之嫡統也仄聞此間攻彼之論亦無能以此攻破而規規於枝葉上默而聽之亦不勝可嘆耳

又　丙午三月

會寧崔生來傳惠書會寧人非節下何以至此蓬門蓬門非節下何以有此遠客嘗謂山間席藁實古今稀異事席藁中有此尤稀異之大稀異也所諭沂上

云云此時雖使眞狂者當之亦且杜門待罪未遽有浴乎風乎之興也且此漢之案以漢法言之則直是大誅故山間烏雀亦且不下庭除冠者五六童子六七人何處得來好笑分寄煉藥誠荷至意去臘持令亦以少許見遺答謂方書謂此藥必須先薦玉皇上帝然後服之此豈人人所可服者恐太不相稱也今復受此竊懼病未已而災已至也然舉世欲殺之而尊昆仲獨欲生之眞韓公所謂薄卿相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也崔生眞可愛然無以副其遠來之意主人眞可愧也季周於此生極眷眷其愛人之意甚可尚爾筆及魚菜並感領也茲有兩封冊子乃儀禮及

經傳通解及儀禮圖也須傳給朱汝奎朴虎卿如何

又 丙午九月

老去情懷秋後尤深即拜千里外遠書忻慰之至曷可勝喻第聞朝家爲北人借寇頗寬殊有不咸之歎也此始入洛山之西偏知靜便之有味轉入尤深處結茅數椽爲畢命計未知造物不復魔戲否僕射公文字固不謂因尊家闡其埋沒然謂之歸重則有之古之作者無不如是孫以祖貴祖以孫顯亦理之當然也禮書深衣及數種佳味感領無斁只深衣其無亦不稱也耶凍水先生衣此居獨樂園時兒童走卒皆誦司馬此漢則無不以陰奪國統之大罪加之此

莫增不秉之災耶可怕可怕○筆柄及大筆尤荷尤荷朱君之分教北生誠爲美事而六鎭之請師尤可尚也新春見訪之諭殊覺高軒好戲劇也此時艱危正甚山水雖有力何能引却經綸手也

又別紙 丁未元月

竊誦所聞夫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捨諸朱夫子曰爲金爲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所能改易久矣不惟費却閑心力無補於旣往而正恐礙却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象棊家說曰殺車而獲卒非國手○痛癢相關如是傾倒悚仄悚仄

又丁未十一月

還朝未幾旋尋遂初豈泉漳人事耶連倫掛冠雖甚慨然然樹立風聲以激頹波未必不愈於夙夜盡瘁之益也老物比甚塞兌久矣今復妄發許勃雖非聖人可知其眞不可及也此始欲學斷橋和尚爲枯死窮山之計乃爲一孫娶婦三兒行痘歸在懷鄉衮冗窮年自野而山猶爲難事益知執事過孟賁遠矣好笑儲聖賜迭謹已祗受而以痘忌單子不敢上亦不可昧然而已倘執事猶未着鞭幸招掖隸語以故如何千萬只祝加重

又 戊申十月

仄聞近候聞比拒松潭章甫甚堅古人則不然不聽

於三公而聽於一士況非一士耶既多士而見拒則賤子之言知若糞土而猶不敢嘿者古人或有厭聞絲竹而喜松聲者故敢相處於曲外知音耳

又 戊申十月

兩度手書一時並至只泉聲山色中太不着題無乃坡公之靈浮以大白耶區區此行真箇習隱而學遁矣每到好山水輒起華陽之思湖西伯當歸之酒實獲此心也承入侍講筵如見文王之意在執事想倍餘人矣示諭令人釀涕耳今行多宿禪房慣於蔬菽蒙以至尊之餘投此山間古以羊踏蔬畦爲奇事今見魚躍則尤不翅奇矣昨到道峰院中展謁後

仍與令胤諸生分庭作揖揖升講堂要令胤讀靜菴先生傳一過因說當時事實平生快事也眞不虛爲此行耳蘿逕略有所待向夕當抵城外矣

又 戊申十一月

昨者小紙登徹否其將不見逐乎卽日夙夜珍衛否日者館官以西洋堂記文見託謂受台教雖不敢辭也第先定堂號然後可說其義未知台意欲以何名嘗記朱子廢佛寺立儒宮而曰一舉而兩得之取一兩或兩得如何或嫌於不雅則程子有闢之然後可以入道之說名以闢入或入道如何又皆不穩則取孟子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以承三聖

之語名以正息或承三如何幸與諸生商示之

又 別紙

朱子嘗奏請曰先王禮義之宮與異端鬼教之居孰正孰邪三綱五常之教與無君無父之說孰利孰害今老佛之宮徧滿天下大郡至踰千計小邑不下數十而公私增置其勢未已至於學校則一郡一縣僅一置焉伏望聖慈下臣此章特從其請既以紹承先志啓廸羣心又以丕闡大猷昭示抑邪與正之漸實天下萬世之幸

西洋堂齋昨日所講欲以承三一兩關入爲定矣今又得朱子說如此更取丕闡換承三或一兩如

何商教之或以闡猷名之亦無妨如何

又 戊申十二月

近況如何戀戀此疾病未除尚未仰副 聖意日夕皇悶而已聞啓覆有日想有以贊成 睿慈欽恤之德矣邊後立事曾因台監聞之矣偶閱白洲集有可援例者其十八編十九板所謂闕內直卒云云正與此同似是 明廟朝事幸爲一言以附宥過無大之義耶

又 戊申十二月

復書深荷此雖讀朱子書而一無所學惟難進易退四字着之於心昨者之退極易則今日之進之難當

亦如之矣已具一疏更陳情勢　聖批倘不許退去則謹當趨謝耳直卒得生誠幸矣孫兒爲科事入城每竊自笑以爲自辭官爵而許子孫進取何也豈懲於蔭官之縮氣耶好笑好笑

又戊申十二月

昨入城裏此後事將如何雖云自誤誤人者亦豈安乎就懇無粟則餼雖不能終辭至於肉則濫矣繼肉之名豈可使久聞耶況今陽生之辰無故殘命極非順時之道幸望從今勿送如何我則既言決不敢仍受幸諒之

又己酉二月

舟中承拜追送書足償解携時懷抱矣此孤負　君恩不忍終南之漸遠兼且疾憂如煎此何時節耶今日祗謁　喬山　龍顏永閟天語莫聞扶血沾衣慟慕何及仍得遍省　諸陵則氣象皆深密無乃己亥事草草不審耶朝報還納臺啓令人直欲鑽地而入也

又己酉二月

承審星軺北指甚令人悵望此歸到桑梓宜自快適而只臣　主無釁義意先乖中夜思之不勝嗟恨也今番史官之還始欲附奏一二語以明此心而聞麻姑公論啓不止又思中心不平恐其發必衝口傷害

於人故只用寂寥數語晦翁所謂胸中猶勃勃者正
今日事也千萬不復一一

又己酉三月

纔送孫兒喪悲苦度日此時承拜垂札慰謝何極只
方塘水滿梅柳爭春獨坐書窻略有悠然之趣侏飽
朔飢自不關情而只恨前日一番妄動誤了許多人
是不能忘懷耳承欲待時休退古語云君子不同其
進而同其退小人同其進而不同其退台監雖不與
我同歸既誤 國家事誰謂之君子哉只恐兩失也
呵呵疔瘡訖未能治療蓋既深着於肌膚雖良劑不
能動自不能治此小者而欲下手於大處可見其愚

之甚也

又己酉四月

龍馭之迴不遠微臣瞻戀涕幾隕之珍重書札從此亦斷並不勝悵然也疏本昨送均使執事與正本頗有異同大槩務欲婉其辭明其意而猶不免使見之者怒氣質之偏信乎難化也

又己酉四月

文字正本眞朱子所謂年老氣衰而然者自憐而已然彼若更有云云則不得不痛陳蓋谿谷則語有斟酌而彼則極其諂媚不忍正視而今此漢行身無狀猶且以義理見責於彼則何面立於士夫之間乎鄙

意如此雖萬被誅罰有所不悔耳孫兒書得之甚喜

又己酉五月

雨中只對青山恐浮蘇仙之大白矣小兒忽傳有尸曹判書書始欲完封還納而自不覺忙手拔奉甚矣懲毖之難也孟子校紙已託本縣城主呈納豈或其行未戾耶古訓云出爾者反爾此以台監宮村之行而困台監亦安得因此而不困耶好笑好笑　兩殿節扇謹祗受受單適病不能成謹以兩件紙署納更命下史淨寫以投如何如何尹吉甫慟惜何極此友樹立甚可觀今日何處得來白江云云昏未覺察幸於後便略示其槩也

又己酉七月

暑潦起處珍衛切有所稟聞北路有金相宗瑞祠宇配以金將軍應河云然否金將軍忠節振動華夷至蒙　皇上封贈何渠不若金相而乃下從侑位耶如不以鄙言爲不可則幸可追正之耶深山中大潦懷襄人世隔截微聞美台即世信否信也不勝驚慘也

又己酉七月

即拜鵲橋日惠書忻寫無已此亦因校廳便附答矣金將軍既經北路官何可無俎豆之享耶金相祠雖本於報功而他人之並享者不爲無功則尤可見相輝有耀矣況金將軍扶植大義使吾東有辭於天下

後世之功豈曰小哉鄙見如此幸量教之承將有遂行今人憮然碑文一條皆當據見任改定不須下詢也前呈校紙中有所稟舜典事矣倘蒙校廳諸賢訂示則幸矣

又 己酉八月

比因病喪且無往來吉州文字尚未仰副慚悚慚悚今茲草創付此史行大忙之中疎謬必多且恐未及於中丁尤增懊恨也如或入撥則庶幾焉否即聞庭請蒙 允明天理正大倫惇重禮行厚典從此始矣此莫非天縱 聖德度越百王之致而亦豈諸賢盡忠竭誠之效耶竊不勝欽仰之至也

又 己酉八月

病裏得兩度惠書慰寫無已此疾病無已時自知與秋熱同其不久矣最是台監使事不遠未知畢使之前造物者留得幾許時使復相見耳校紙復不自揣量僭有批復汰哉之誚將不得辭而無事中生事亦可笑耳然視前日無所用心則甚覺有所益矣洪典籍所見漸得精密　朝家若終始專委此事則實公私之幸也論孟要義聞錫台行已有所開端云若傍緣前事而遂獲之則幸矣○示某相相議云云眞可笑如此則何故同於貞相阻塞丁閣耶然君子許其進而忘其舊可也今日則雖貞相亦獎其圖新而成

其美可也

又己酉十月

前月問書及潁封來自竹嶺知行李略過延豐恨不得奉約相就盤礴於僻處蕭寺以叙遠別也伊後疾冗連仍兼且山居偏左稽謝訖今玆又拜初八日惠書承行期且迫音徽之阻將以歲計而竊想馳驅光景異乎延陵之觀周尤足以相與悲傷也然素夷狄行乎夷狄無入而不自得自有聖人明訓正爲今日受用家法不但以操切譯鞮揮唾物貨爲足也惟唔風萬里筋骨易殘幸加盤飧以慰遠誠

又庚戌三月

執御之還凡得兩度惠書此亦曾以小札仰候行李得免浮沉耶勞則思逸恒物之大情固知執事之欲東矣然此時處者皆出遠者皆入則又知執事之難去也　崇禎皇帝御筆每奉玩血泣不知身在海外鰈域執事之能得此幅豈亦有冥冥之相感者歟跋語謹當拜手稽首而爲之耳右北平碑額亦令人想像其雄風恨不得喚起九原一褫冬人之魄爾沿道三册披繹無斁其中有一款壯談能使跛躄起立雖曰空言亦四十年來耳邊之寂然者可喜可喜論孟精義今行亦不得將遂成千古之恨耶千萬非泚頴可了惟冀默會

又庚戌四月

呻吟北窓之際忽拜問書頓忘沉痾之在身慰瀉不可言第聞同春南去執事亦將東歸未知有不安事端耶爲之浩歎本末遺聞二書至蒙借示尤極感幸儒巾服帶終賜投示則欲令此間章甫倣而服用矣論孟精義須因繼往者討於顧君如何此莫是兖公裔耶本末之人誠可惜莫或如黃長溪關白殿下者耶此病日益甚理勢然矣只少壯時節孤負可惜光陰今日只成枯落深自悔歎更無所及耳

又庚戌十月

方坐溪邊石上忽見耑使投此下書並別紙披讀以

還溯幾隕之矣不潛不見坐在惕厲之地固知其非所樂也然聖人以進德修業釋九三之象朱子亦有喜及此閑暇之時之說安知執事今日之困石不爲玉成之資也惟望益究墳典以自澆灌增益以俟用捨之極如何如何先銘中李士龍一款昨者已與消詳于嶺營執事今於來草中付籤以還幸賜財處如何　明朝儒服之制竟荷投示極幸極幸然此豈但王顏之所溺也誠不勝愴然之至也當與同志講而修之以不負執事碩果之深意也斗文事幸於今日無事時招集章甫而議之如何韓文公有八珍一簋之說誠善喻也

又　辛亥正月

歲以前後凡承兩度書欣豁難容碑本方此修訂去就大義飲水者自知其冷煖只釋迦千百億化身而一以渡濟衆生爲心故千萬世稱尊今執事雖不主一偏而能使一國顛連都免溝壑則珠髻金身當讓一頭地矣極好笑適因西伯褫略此申謝

又　辛亥五月

病裏瞻想一倍憧憧茲者政府吏來傳惠札欣寫不可言只禹稷之事自是君子本分深山窮谷乃不得已者所處也矧今流殍滿道之時正仁人施惠布德之際而執事乃尋檀公上策無乃與復出初心異耶

前席下教之曰不以此人已試不驗者仰對其在公私得無所憾耶今日渡濟衆生雖眞釋迦出有所不能則只學晦翁之奉塵刹而已因關西書知北來之說乃指經界云記昔李景曾尚書嘗辭遠接之　命曰彼國必曰李某兄弟外東國無人臣家則榮矣豈不羞當時耶一時皆絕倒此疏矣正爲執事家準備者也可發大笑也

又辛亥六月

西便來授下翰備悉縷縷示諭慰豁之懷不翅灌清風也且承稍勉遁思以濟圻民有以見仁人之心不私其身也如是矣不勝欽仰也如此漢者自料才分

百無一能且以前日遁歸自懲不敢有出脚之計眞淺之爲丈夫也善謔之語令人捧腹既不能爲其事又不能說其語則是平日壯心徒墮深井中矣近編三學士傳益令人心膽輪囷恨無有繼之者則只誦南北再權中外無事迂愚左見無所復發其口之語不覺慨然興歎也旱炎甚虐惟祝爲時加重以慰遠誠㊀略記昔年　溫朝有以三學士爲釣名者執事深明其不然特蒙　聖明印可每仰　聖學高明可以爲堯舜湯武矣其時說話幸乞詳錄以示則欲收入於三傳後叙耳

又辛亥六月

便中拜書如奉談晤慰荷曷喻只載令不勝驚慘淚不學無識時有大悖而其爲國盡力則非他人所及此甚可惜也昨得榮姻公寄書以執事之略回遁思爲近日第一吉報眞所謂人情大可見者未知何以得此耶竊恐天意亦不肯使閑於田里也如何如何此病日益痼不須凶年而不患無殺之耳三學士遺事幸早爲之也

又 辛亥七月

西槎來傳初九日惠書並承所還小牘及戊申日記傾瀉之衷不容盡喻曾因弊宗微聞有本兵之 命公私喜憂實切于中今茲審爾未知前頭擘畫將出

于何去就則已不可言矣最是歲簽徵布兩款以問井形勢觀之極難下手如不能全廢略於其中有濶狹財酌之道否江湖漫憂自爾忡忡此亦越俎之愚也季周承宣有聞不見然已聞有忙底語恐不得穩叙也三學士傳已草送于清牧城主當待其回示呈稟也

又 辛亥九月

曹隸來傳十八日惠書盈紙縷縷甚慰病懷執事東歸之計誠知如水滔滔而恐難脫出亦恐非其時也如何如何國計誠可哀痛然內自禁掖外至吏胥一以流離播遷之時自處而麗衣美食肥馬廣厦之念

絕不萌于心上則艱以致亨之期庶乎有日矣斗文之議謹聞命矣某人兄弟前書之溷誠死罪也而不賜揮斥幸荷幸荷兒子若蒙周旋解職來歸則何喜如之所欲言者甚多而倩草不宣

又辛亥九月

昨以謝書入回覩矣玆者曹隸復至書意鄭重誠感至意之猥瀆也然此莫是仲羽權醫有以聞於執事故亟以此相濡耶朱夫子嘗云閭巷書生疏食菜羹自是常分而後生創見而異之輕相傳說此正似爲今日準備也又此道舊伯以羽令書分定於旁近列邑俾輸饌物輪廻於病已之間聞者鼻笑之不料羽

令不思而方伯尤不思也今玆執事之贈甚美且旨雖於賤者僭踰甚矣然舉措之精約如此甚令人自安於心也只曹隸頻至此莫嫌於煩擾否所欲言者力疾僅作不能一一

又 別紙 辛亥

鳳山祠議不敢妄論惟是月塘尚在丹書中難之者不爲無說稍待後日爲穩耶龜峰是石潭坡山之所友沙溪愼齋之所師終必不至泯滅然自中謗言亦尚有之與其早爲而招拳亦須差後而免踢也只反正之初沙溪老先生與守夢諸公有伸寃疏得此疏本出行則可以得力矣而又念西路僻壤與南中

饒舌有間議者若不以爲大事體而置之有無之間則或不至大紛紛耶此則只在審察而前却矣

尤菴先生文集卷四十九